

大明皇朝



秉古典笔法
重现大明三百年兴衰往事
蕴现代精神
再铸当代历史长篇新华章



彭子辉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大明皇朝

彭子辉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皇朝·逐鹿天下 / 彭子辉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354-7709-5

I. ①大…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0480号

责任编辑: 黄海阔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修远堂

责任印制: 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30毫米×1050毫米 1/16 印张: 29.5 插页: 1页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 532千字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明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共十六帝，其间正史野史浩若沧海。二〇〇二年间，我在吊古慨今之际，忽有异代苍凉之悲，想以历史小说者言，写完大明朝的兴衰往事。

那年我才三十六岁，回首浪掷的年轻时光，学诗文，研书画，终是一艺无成，怀抱着对传统文学的敬慕以及回归古典的理想，尝试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文学风格，立志要写完这部系列长篇小说。两年间，第一卷《天下草莽》和第二卷《洪武猛政》初稿写毕，第三卷写了数章，内心却涌出无边的孤寂，时常有志大才疏之感，写作兴致日渐消减，搁笔将近七八年。真是太平年月光阴易过，转眼到了四十五岁，人生强半，却没有一种才艺可以传世，消沉的雄心又被重新激活了。承蒙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激励与期待，我潜心修改第一卷和第二卷，差不多如同重写，有时竟达到雕辞镂句的地步，又费时两年半。大抵阅人阅世稍多，小说面目似能脱胎换骨。如今我或许消除了功名之想中的许多妄念，撰写全明系列小说只留下一个最低的期待，许多年后，我的书架上有一套为自己精心撰写的小说，就算到了暮年重新阅读，也不会有太多的羞愧和遗憾。

我曾经在故乡的山上，乱草丛中，发现一处小小的明朝墓碑，十分惊异。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恍恍惚惚看见墓碑上竟然刻着自己的名字，逝者好似我的前身。次日，我在野草间寻了一日，有许多清朝道光以来的墓碑，再也没有找到第二块明朝碑刻。也许岁月太绵长，逝者骨已朽，墓亦坏，石亦烂，竟与山陵同化了。其时天色将暝，我突然感觉自己还抱着一颗明朝的心，站在乱山中，茫然四顾，依稀看见一个苍老的身影，拖着三千丈白发，穿一袭青色直裰，且歌且哭，彷徨在故国天地间。

早在三百多年前，汉人的衣冠随着汉人最后一个皇朝的倾覆而消亡，我的衣柜中已经找不出尚有一丝汉民族遗风的服装。明朝衣冠隔绝得太久，已经天荒地老，即使现在恢复起来，连我们自己都会觉得陌生和怪异。

江上日斜。我在江边草地上坐下来，打开电脑，为这部小说作一篇自序。如果我曾经是明朝的书生，会从行囊里取出一方黑色的端砚，摸出半截松烟墨锭，在江

边取一勺水，磨墨，拈笔，铺开一张纸，映着残霞而书。如今我已经丢失了那方端砚，也不经常用毛笔和墨书写，只有一台形如端砚的黑色笔记本电脑，走笔如飞化作击键如雨。我想在计算机的键盘上，也能写出毛笔书写时代才具有的文学神采。

小说初名《明朝全传》，再名《皇明》，出版之际改为《大明皇朝》，共分为初明卷、中明卷和晚明卷，每卷有若干册。《天下草莽》描写元朝后期至正十一年初至明朝开国前夕的故事，是《大明皇朝》的背景交代。我借鉴了《水浒传》、《红楼梦》以及《三国演义》等古小说章回结构，意欲弘扬传统叙事精神，小说的核心却隐含着现代人与现代小说的意识。我想在文字间尽可能摹拟出元末明初的历史质感，人物对话语言尽量摒弃一切现代话语，极力还原元明之际的口语特色，人物、事件与时间大多讲究正史出处，虚构处亦讲究情理，探求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更好的平衡，不敢为赚读者阅读之快而任意虚构与戏说。明朝近三百年，人物纷呈，史迹浩渺，深感才情之难，亦知十数年耐心亦不易。倘若小说不合时宜，很快就湮沦在时光的尘埃里，那一定是天命注定的事。

此际隔岸灯火明亮，在半江水中投下光影。汽车声满城，写字楼高耸入云，两岸人影绰绰，奔走在各自的忧乐里。城北的工业区飘散过来的烟尘给城市蒙上一层灰黄的雾，我不时咳嗽几声。怀古的思绪正遥接元末铁马金戈的年月，一架波音飞机从天宇掠过，投长沙而去——真不知今世何世呵。

这一刹那间，我想，追忆前朝的往事，召唤远去的国魂，寻觅我今生灵魂里遗失的一切，只有用汉字为自己筑一条迢迢的路，远行到大明朝去。

2014年6月，于衡山之北，湘水之西



目 录

引 首		001
第 一 章	白鹿庄风雨小聚义 红巾儿州县大夺城	004
第 二 章	叶子奇痛说当世事 韩咬儿惨败上蔡城	013
第 三 章	朱重八出家于觉寺 郭子兴怒夺濠州城	023
第 四 章	投濠州初为九夫长 娶马氏同结百年欢	035
第 五 章	芝麻李兵败走孤城 社长赵途穷投众帅	048
第 六 章	濠州城内二雄并火 濠州城外一将销魂	059
第 七 章	泰州客争说泰州城 驴牌兵焚烧驴牌寨	070
第 八 章	明月夜义招横涧山 绿林客奇遇定远道	080
第 九 章	郭子兴坐得滁州城 朱元璋义救六合县	090
第 十 章	百万军中临阵易帅 五十里外相机解危	103
第 十 一 章	取和阳天祐乱巧计 守滁州元璋演空城	115
第 十 二 章	恨释德崖子兴殒命 偶遇伯仁元璋倾心	126
第 十 三 章	刘福通并火杜遵道 朱元璋结交廖永安	138
第 十 四 章	陶山长献计太平县 朱和尚题诗不惹庵	150
第 十 五 章	守太平秀英初生子 纵野先元璋巧借刀	162
第 十 六 章	泰州张勇夺平江路 襄阳田智取采石矶	171
第 十 七 章	冯国胜威震集庆路 朱元璋遇险应天城	179
第 十 八 章	朱元璋书赚张士诚 施耐庵笑谈黄菜叶	187
第 十 九 章	巡镇江拜谒夫子庙 作皇帝辗转汉阳城	195
第 二 十 章	取宁国生擒朱亮祖 奔黄州梦断陈友谅	205
第 二 十 一 章	康茂才改任营田使 冯国用远涉云门山	217

第二十二章	龙门云深高士何在	汴梁城破明王无依	228
第二十三章	常遇春勇破衢州府	刘伯温小隐天目山	237
第二十四章	刘伯温论策应天府	陈友谅伤怀江州城	248
第二十五章	守太平花将军死节	战应天刘先生用兵	260
第二十六章	居山寺刘伯温演易	率舟师朱元璋用兵	273
第二十七章	胡廷瑞归降龙兴城	刘伯温奔丧青田县	285
第二十八章	刘伯温作山中宰相	王保保用地下奇谋	293
第二十九章	常遇春双骑入安丰	陈友谅大军出汉口	303
第三十章	朱文正严守洪都府	刘伯温夜泛鄱阳湖	312
第三十一章	朱元璋初战鄱阳湖	刘伯温偶遇铁冠道	320
第三十二章	刘伯温火煮陈塘塆	朱元璋书激陈友谅	329
第三十三章	泾江口一箭决惨胜	大汉国万民困孤城	340
第三十四章	小陈理城外奉国玺	勇伯仁帐内却奇功	350
第三十五章	朱元璋殷勤理国政	常遇春笑语下吉安	358
第三十六章	悍将犯阙孛罗人相	困兵绝粮天瑞献城	366
第三十七章	朱元璋独赦朱文正	李文忠大战李伯升	374
第三十八章	胡惟庸出知宁国县	帖木儿丧命延春阁	382
第三十九章	朱元璋杖击冯国胜	刘伯温筹画应天城	394
第四十章	张士诚乱战太湖滨	廖永忠沉舟瓜步水	404
第四十一章	一炮惊城士信丧命	初更窃稿杨宪昧心	413
第四十二章	战平江张士诚饮恨	斩小卒徐天德诛心	423
第四十三章	徐天德兵临沂州城	方国珍归诚吴王府	435
第四十四章	朱元璋初游新宫城	李善长再奉劝进表	447
第四十五章	刘伯温主议大明朝	朱元璋始御奉天殿	456

千古江山如画，几时日月重光。神游故国见苍茫，无数英雄草莽。
铁马金戈往事，落花流水斜阳。兴亡写罢鬓成霜，一曲长歌悲怆。

——《西江月》子辉自题

引 首

入夏以来，中原下了二十多天的雨，黄河上游水势骤涨，河南江北行省境内的白茅堤渐渐被洪水淘空，祸在旦夕之间。

那一夜三更许，堤下百里的居民俱在梦寐之中，黄河突然从天而裂，狂澜既倒，动地惊天，一时室漂田坏，畜死人亡，不计其数。两日后，北面又决了一道长堤，大元中书省所辖之济宁、单州、虞城等地以至巨野、郛城等十多处，俱罹水患，老弱病残者一夜浮尸千里；许多侥幸未死的百姓，从此流离四方。第二年偏又大旱，赤地千里，麦禾俱槁，更兼瘟疫侵扰，受灾致死的人不可胜数——这是大元至正四年^①以来的事。

这一场雨是大元朝的宿命。洪水像一把锋利的刀，在大元朝辽阔的版图上划上一道长年不愈的伤口，数十年积累的祸患变成政局的溃疡，从此漫延开来。以后的年月没有一年太平无事，即使没有天灾，人祸也不少。日子一天不少地过着，碌碌苍生的繁衍如原上的野草，春去冬来，枯了又青。

天地无言，江山如故。至正十一年三月间，大元皇帝妥欢帖睦儿下了一道诏书，恢复脱脱因病辞去的中书右丞相之职。脱脱一改伯颜^②的陋政，重开科举，平反冤狱，开放马禁，削减盐额；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为皇帝讲课，劝皇帝留心圣学，鉴古今成败兴废之道。脱脱还主修辽、金、宋三史，一时朝野称为贤相，君民皆寄以重望。

①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济宁、单州等地，皆在山东省。

② 伯颜：伯颜是脱脱的伯父，官至中书右丞相，拥兵自重，恣肆专横，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怨恨他。据说他曾请人算命，自己将来或死于南人之手，因此伯颜下令凡汉人、南人不得持有兵器，还想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和南人。脱脱与朝臣设计，协助皇帝罢黜了伯颜。

此时朝廷的赏赐、佛事、创置衙门、滥支冒请等开销极多，国库早已空虚，兵将惰怠，早不是六、七十年前强悍的蒙古兵马。脱脱不顾吕思诚^①等人强烈反对，执意推行新钞法，天子准旨，发行一种叫“至正宝钞”的新钱，替代早已通行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②。朝廷只是纸印钱，百姓却唤作“钞买钞”。

此后天下民变四起，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朝廷已经应付不过来，只得每日印刷新钞。新钞发行未久，各地的物价就如点了引线的火箭，很快冲上了半天，高出原值十余倍。旧宝钞一贯为一两，五十两为一錠，十錠先前可兑换白银五百两，能换到五千多石^③米，如今新钞一贯在大都换不到一斗米，南北各地米贵似珠。各地市场多以物货或银钱相互贸易。宝钞回归本来面目，还是一堆楮皮纸。

黄河年年都会发洪水，多次冲坏山东许多盐场，朝廷税收十之八九在那里。盐场才是真正的宝钞。脱脱与六部尚书们商量大半年，最终认定朝廷最大的祸患在黄河。工部尚书成遵极力反对修河，说祸不在黄河而在朝廷与民心。脱脱却执意要修，力排众议，向皇上举荐一人，姓贾名鲁，字友恒，现任漕运使，是一个治水行家。

皇帝采纳了丞相的话，下诏治河，将成遵贬为大都河间等处都转运盐使，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主持大修黄河。修河诏书才下，大都又下了一场不知时节的苦雨。城南有一段泥筑的古墙，经不起雨水冲刷，轰然倒了数十步。没过几天，皇城内正殿大明殿上的兽吻被雷击毁。有几位山东客商来到大都，在丽正门前说不久前泰山崩了一块巨石，上都也下起黑石雨，而且好几个地方大白天竟出现太白星。又传言江浙大雨，有两条活鱼竟落在行中书省府衙的台阶前，有人说是鳞介失所之象，可能有刀兵之祸。这些异象惹得京城居民惶惶不安。

河南及山东等地不知从何时起流传一首歌，不知何人所作，歌云：“丞相造假钞，舍人^④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还有一句粗野可笑的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歌谣比八百里加急的邮驿还快，很快就传遍四方。

汉人们都传言，胡人无百年之运。蒙古人算是胡人，屈指一算，自大元至元五

① 吕思诚：脱脱上任不久，极力革除前任积弊，决定改变钞法，印行新面额的钱钞，与市面上流通的纸钞按比例折算。国子监祭酒吕思诚极力反对，指出新钞与旧钞名同实异，新钞不以银子铜钱为本金，弊病极多，违背祖宗成宪，不可轻易改动。吕思诚因此降职为湖广行省左丞。

② “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十月，开始印造中统宝钞，以银为本金，银本充实，百姓随时可以持钞到官府换成银子。印钞也有定额，依银的本金数额为准，不得滥印，百姓不必担心手中的纸钞不如银子。元世祖时的钞法前期十分完备，各地物价平稳，百姓视纸钞甚于金银。承平之世前后有二十余年。后来，朝廷入不敷出，抽走了放在各地的银本，滥印纸钞，才出现通货膨胀。

③ 石：十斗为一石，大致相当现在九十多公斤。

④ 舍人：官吏权贵的子弟。

年^①起，大蒙古国皇帝忽必烈令大将领百万雄兵取襄阳，出汉水而入长江，顺江东下，水陆并进，下建康，围临安，于至元十六年将南宋君臣逼入厓山^②海中，至今不过七十余年。

人们将这些征兆归在一起，议论起来，认为这些都是朝廷获罪于天的征兆。谁知谣言愈传愈奇，江淮之间许多草民相信这些传言，不久将出现天大的祸乱来——

① 至元五年：公元 1268 年。

② 厓山：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第一章



白鹿庄风雨小聚义 红巾儿州县大夺城

一 颍上风月

大元至正十一年四月初，江淮之间的云过了黄河，化作河北一场急雨。大都至河北的官道上，塞满从河南行省逃荒的人，鸠形鹄面，蓬发鹑衣，神色呆滞，整日不多说话。远远望去好似成队的蝼蚁，卑微而庸碌，皆不知投向何方。

其间有一人装束与流民迥异，约莫二十六七岁，神采俊朗，头戴缁布小巾，身穿天青色交领右衽宽袖衣，脚着一双牛皮直缝靴，骑着一只瘦驴；相随的书童头梳两只发髻，身着青衣，背着行囊，亦是清秀模样。二人自大都匆匆南归，一路上穿过河北的雨，渡过黄河的水，来到颍州城外，已是这月中旬。

城外驿道边上有一家酒店，三四楹大小，前店盖着青瓦，后院覆着茅草，檐前挑出一面朱红色酒旗，上书四字“颍上风月”。此时天色已近黄昏，黯淡的云色里透出隐微的斜阳。二人在临溪窗户的桌前坐下，两只青花布行囊放在旁边方凳上，点了酒菜。饭后吃着茶，正在闲谈。一个清瘦的人进了店，手持着看相算命的幡子，见店堂里坐满客人，走向窗边问道：“敢问这里还有人坐么？”那人说：“无人，请坐。”

算命先生一面搁了幡子，一面坐下，唤来店小二，点了些酒菜，问道：“先生是江南人？”那人说：“祖籍处州龙泉县。”算命先生道：“在下定远人，姓萧，从山东来，以看相、算命为业。”那人拱手道：“在下姓叶，从大都来。”算命先生问道：“叶先生是回乡么？要不要测一个字？同席有缘，不收分文。”叶先生笑了，摆手道：“测字是文字把戏，全无一个准信。”算命先生却道：“测字讲的是机缘巧合，有时还真能验证。”

书童感觉有趣，脱口道：“我说一个字，白。”算命先生问道：“小书生你如何单单问白字？”书童说：“现在到处都闹白莲教，大都城里捉了好些人，都砍了头，挂在城门上。”算命先生寻思道：“这个白，日字头上动刀，有刀兵之象。如果说五

百年必有王者兴，白字加一个王字，则是皇，莫不是又要出一个新皇帝？”叶先生笑道：“如果有水，便成湖泊的泊；如果加一个走之旁，便是急迫的迫。我们一路南来，听到不少传闻，快快赶路才是正经的。”算命先生左右张望一眼，扯淡道：“叶先生解得有趣。”

店门突然被人粗暴地推开，七八条汉子拥挤进来。算命先生看见汉子们的头巾上都缠着一道细红线，那是白莲教同人的暗记，有些惊慌。店主出来相迎，瓦楞帽上不知何时也有一道红线，算命先生忙低下头，端着酒杯挡在面前。堂上许多客人都站起来，拿出细细的红线系在头巾上。其间一条粗壮汉子，满腮短须，面皮上长满肉疙瘩，捋起衣襟，手指粗大，手臂上肌肉棱棱，长着一层寒毛。他大喝道：“我等都是白莲教人，今晚要惩处叛徒，过往客官休慌！”店主指着一个人的背影道：“就是他！”算命先生微微扭头来看，店主正怒目戟指着自己，失声道：“好了好了。”

叶先生与书童都吓了一跳。算命先生起身要向客堂后面逃奔，邻桌许多人早站起来，挡住他的去路。那短须汉一只脚踏在条凳上，右手在宽靴里嗖地抽出一把解腕尖刀，上前来揪住算命先生的衣襟，将他提起，按在桌面的碗碟上，喝道：“我受刘先生之命，特来取你性命！”算命先生叫嚷道：“刘兄饶命，不干我的事，是别人首告的。”那汉子冷笑道：“你死到临头，还要抵赖！那你如何不归教中，却跑甚么？”算命先生双腿乱踹，两手拼命抓住汉子的右手。那汉子气力极大，哪里挡得住，解腕尖刀缓缓地刺向他的左胸，触及皮肉时，他兀自告饶，双腿乱踢，脖子也硬挺着；眼看那尖刀一寸半寸地刺入他的胸膛，刺入两三寸深时，尖刀一转，他全身立即软瘫，像一只泄了气的皮囊。那汉子抓住他的发髻，扯出脖子，将人头切下来，抛给另一条汉子，客堂间浮动着温热刺鼻的血腥味。那汉子剥开算命先生的衣裳，将尖刀当胸插入，只听得咯察骨碎声响。他划开了胸膛，双手插进去，生硬地向左右掰开，血污四溢。他挖出心脏，又摘下肝脏，用两张干荷叶包着，塞与另一条汉子，都包在一个大包袱里。

叶先生与书童哪见过这等杀人手段，吓得面无人色，呆呆地坐着，如两只木偶。那汉子拾起算命先生的褡裢，摸出几锭大银子，塞在自己怀中。又有几个人进来，那汉子对领头的说道：“破头潘，速报杜先生，事已经办妥了。”领头的名唤潘诚，平时署名时常将潘字上的一撇省略，额头上又有一道细长刀疤，因此人称“破头潘”。潘诚看着地面那具无头尸体，点头笑道：“人道刘二杀人如杀猪，果然好手艺！”刘二擦着解腕尖刀问：“还有要杀的么？”潘诚低声说：“你去后院等着，还有人要杀。”潘诚来到堂中，说道：“凡从各地赶来的白莲教人，都过来相认，其他过往客官都坐在店里，不要走动。今晚我们要做大事。蒙古人与色目人都举手。”有两个高鼻碧眼的色目人忙举起手，潘诚令几个人前去，将二人挟到后院去了。店角坐着一个老者，一个中年女子，另一桌坐着三个客人，窗边是叶先生主仆二人。潘

诚来到叶先生眼前，问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南人还是色目人？”叶先生忙站起来作揖，说道：“在下是南人，家在浙江龙泉，从大都来，回家探望母亲。”其他人也慌忙报了来路和去处。潘诚道：“委屈诸位了，今晚就在这里胡乱过夜，明天再作理会，谁敢擅自出门，一律砍头！”店主唤来几个人，将无头尸体移到后院去，胡乱拖了地面的血迹，将店前后的门都锁上。

天渐渐黑下来，堂前无一点灯光，却见窗户外许多人点着火把，人来马往，吵吵嚷嚷。书童问道：“先生，今晚我们如何睡？”叶先生道：“今晚就睡不得了，你倦怠时，便伏在桌上睡一会，休说话。”店里几队客人都不敢说话，惶惶地坐到三更，书童困了，伏在桌面睡，其他三位客商也伏在桌面睡。叶先生面向窗外，一直端坐着。不知过了多久，隐约听到三更的梆声，窗外的驿道上响起急促的马蹄声，到处都举着火把，然后听到呼喝声、打骂声、兵器碰撞声，还有人大呼救命。喧嚷好一阵，渐渐安静下来，人马也走远了，过一会又来了许多人马，又是一阵叱责打骂，有人惨叫着。店里的人全惊醒了，都眼睁睁看着窗外。

天微微亮时，有人粗暴地敲门，店主从后院开锁进来，打开店门，进来十几条汉子，叶先生认出人称破头潘的潘诚，都戴着红巾，手持着长枪短刀，潘诚道：“我们昨夜里应外合，两个时辰就夺了颍州，官军全逃了，杜先生在城门前杀了达鲁花赤和县尹。杜先生说如果夺不了城，你们全要杀了。只因昨晚夺了城池，真个是汉人与南人，还有老弱妇孺，都可以走了，算你们命大。”叶先生拉着书童，提着行李，转身要走。潘诚挥刀喝道：“你们主仆二人且慢！”叶先生问道：“潘大人，我们都是南人，不是可以走么？”潘诚冷笑道：“我话还未说完，杜大人有将令，青壮的人不能走，能读书识字的人更不能走，你们都要留下来。你姓甚名谁？”叶先生道：“在下叶子奇，表字世杰。”潘诚让人从后院牵来两头毛驴，令叶先生主仆跨上，跟着他向颍州城去。

叶子奇早在京城听到各种传言，预知天下行将大乱，不久就动身南归；但他不曾预料祸乱竟起于一夕之间，性命已悬于千里之外——祸因还得从永年县的白鹿庄说起。

二 白鹿庄谋反

赵州永年县^①高唐村有一座大庄院。庄院青砖砌就，盖着青瓦，倚山而筑，四围竹树葱茏，一带溪流潺湲，周遭的村落绵延着数百亩良田。庄内有许多粮仓，茅草棚里有百多头牛马羊，还有几十只白鹿，庄客顺口唤作白鹿庄。

这年四月初，村外来了两个人。两人到了庄院的池塘边，庄客们在院门外相迎，

^① 永年县：今属河北。

笑语声惊动了白鹿堂上一个人，四十余岁年纪，有三绺髭须，头戴朱红幞巾，外披一领青色大袖便衣，缓缓步下石级，来到门首，见是王显忠和韩咬儿回来了。此人乃是白鹿庄主韩山童，他二十岁后，开始暗中传播白莲教^①，倡言天下行将大乱，自称“弥勒降生”、“明王出世”，河南及江淮之间的草民信奉极多，尊他为教主，亦称明王。韩山童传教时结识了刘福通与杜遵道，二人都成为教中首领。王显忠向二人行礼毕，叉手说道：“韩先生委付的勾当，我等都打探周详了。”韩山童说道：“最好，都等着你们的消息哩，请到白莲书斋细谈。”

几日间，韩山童召集白莲教大小头目，都冒着风雨来白鹿庄相聚，头领刘福通、杜遵道、盛文郁、关铎、罗文素、韩咬儿、王显忠、刘六、毛贵、王士诚、潘诚、刘二等人领着几百名教中师傅参拜教主韩山童。韩山童坐在一把大交椅上，后面壁上的佛龕中供奉着弥勒佛铜像，下面摆着一排香案，点了数炷香，桌上摆放着果品、钟磬、鼓钹、香烛。堂前摆了几张酒桌，庄客们抬酒的抬酒，上茶的上茶，端菜的端菜。堂上人声喧闹，堂外屋檐间雨声淅沥。

酒饭后，韩山童提着一个陈旧的明黄绢丝包袱过来，轻轻放在桌上，诡秘地说：“与诸位相识多年，皆知某姓韩，却不知我祖上的一段身世——今日特地请诸位相聚，先请看一件物事。”他解开黄包袱的结，向四面翻开，里面是一个簇新的红巾包袱，再打开这层红巾，是一个陈旧团龙锦绮包袱，再解开，众人看见一个微损的精致锦盒。韩山童小心翼翼地打开锦盒，里面嵌着一只紫檀木盒。他轻舒两个指头，捏住木盒上方，轻轻翻开，里面躺着一块玉印，两指夹住印身，拿出来，将印面向上，说道：“请诸位认一认印文。”印文九叠，盘盘曲曲。杜遵道曾做过朝廷七品小官，识得些篆文，失声道：“天子之宝？”

众人再细看时，果然如此，都发怔了。杜遵道又念着边款道：“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宣和三年内府制。”刘福通不失时机地说道：“诸位，这个玉玺可大有来历，这是宋朝天子宋徽宗用过的玉玺！当年金人围汴梁城时，徽宗皇帝第十八子信王赵榛的儿子赵樾，带着印在民间隐居起来。赵樾生了三儿一女，南宋亡后，所藏的印代代相传。四十一年前，赵樾的第五代孙赵祺生了一个儿子，儿子二十五岁时，父亲临终前将这一段本末全告诉了他，托付了传国玉玺。”韩山童右手叉开五指，压在胸脯上，说道：“今日实不相瞒，这个儿子便是在下。我并不姓韩，实是姓赵。”教众听得入神，一时也分不出真假。

杜遵道问道：“不知先生家中还有甚么宣和遗物？”韩山童道：“我家除了这枚

^① 白莲教：此教相传在宋高宗绍兴三年间，吴郡昆山茅子元参照佛教义理所创。早在东晋时，僧人慧远于庐山东林寺结社，与慧永、慧持和宗炳等人精修念佛三昧，誓愿往生西方净土世界，因寺中池内种有白莲，故名白莲社。茅子元因追慕白莲社遗风，故称白莲教，教义崇尚光明，又称明教。

传国玉玺外，还有一件徽宗的画，一枚玉镇纸。”韩山童从白莲书斋拿来这两件东西，他将玉雕递给杜遵道，自己双手握着立轴上端，刘福通忙上前托着下端，缓缓展开。韩山童说道：“这幅《霜枝寒禽图》，便是徽宗的真迹，那一件是徽宗皇帝用过的羊脂玉做的镇纸，诸位请鉴赏。”教众细看，画为绢本，装裱有些破旧，颜色与质地已经黯淡斑驳，愈显得古香古色。杜遵道说：“鉴定徽宗真迹，看他书法与画押的笔法便是。他的书法人称瘦金体，画押相传是‘天下一人’，寻常人写不出他那般劲爽。”大家细细一看，真是这样。

韩山童道：“且看看玉镇纸的底。”大家看清底上有“宣和内府制”的字样，通体细滑如脂，微有些淡黄色，上面刻着些花鸟鱼虫。杜遵道说：“原来韩先生竟是宋代宗室。有赵天子的皇孙和这三件宝物，大事可成！”刘福通对众人说：“小可也不瞒列位，我本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代，久有恢复宋室之心，只恨未遇良机。今日方知韩先生的身世，先生原是大宋宗室，又有天子玉印和这两件宣和旧物，还生了一个儿子，大宋血脉未绝，先生当为中国之主，我等当尽力辅助，万死不辞！”当即掀衣跪下，叩拜韩山童，教众跟着叩拜起来。

韩山童忙拉众人起来，道：“各位兄弟请起请起，不才愿意与兄弟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从今日起，一发反了元朝。今日召集诸位，有一件近日打探到的要事相告：朝廷将在四月间，调发汴梁、大名^①等十三路民夫十五万人去修黄河，一切事务及大小官吏皆归贾鲁节度。这一天，我等了二十多年！”刘福通道：“丞相变钞，天下已经怨声载道，如今丞相举荐贾鲁修河，调发恁多人在黄河边上，真个是堆积十数万捆干柴，只消我们一点火，非将黄河水都煮沸了不可，这是大元开国以来，百年不遇之机！”韩山童说：“朝廷早有所防备，先调庐州^②等处两万余戍守兵士驻在河边监守，脱脱丞相又命中书右丞黑厮、同知枢密院事秃赤，同领阿速卫军^③驻河监戍，以防民变。”杜遵道道：“中书右丞是正二品的大官，是宰相的右臂，与左丞一同称作左右辖；同知枢密院事也是一个正二品的大官，一文一武同领兵前来，朝廷看来真不曾小觑此事，这把火要烧得大些个才好！”刘福通说：“韩先生只管吩咐，我等教众愿跟随你做一番惊天大事！”

三 石人讖谣

黄河工地上，一群民夫在淤泥深处挖出一块人形的石头，上面有一只眼，背面

① 汴梁、大名：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今河南今县。

② 庐州：今安徽合肥。

③ 阿速卫军：阿速卫军是由色目人中的阿速部族人（原定居在西亚高加索北部）组成的精锐部队，勇悍善战。

还有一行字：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个消息很快惊动了方圆数十里的民夫。民夫们大多是乡野愚夫，既不识字，又少见闻，早在修河时曾经听过这个歌谣，此时更加相信谶谣应验了。

这些日子，山庄里结集了一千多白莲教徒。教众以韩山童为尊，其余座次为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关铎、刘六、毛贵、潘诚、刘二等十数位头领，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准备三日后攻打永年县城。白莲教首领多称先生，先生以下称师傅，师傅以下称大弟子；一个先生下面有七八个师傅，一个师傅下面有六七个大弟子和近百名徒弟。因此，一个先生可以调遣成百上千名教众。韩山童决定先派十几名师傅领着百多名徒弟进入县城，到时里应外合，一举夺取城门。这日晚间，众人在庄上歃血立誓，韩山童正在安排职事，忽听得庄外人马杂沓，庄院内的人都吃了一惊。永年县县尹得到举报，纠集二三千马军和快弓手，潜至白鹿庄外，将庄院团团围住，一时火把通明，刀枪闪亮，人声喧嚣。

那县尹在庄门外大叫：“请韩先生出来说话！”韩山童正要去应答，却听见铁锤重撞庄院大门的声响，门外有人大呼：“不得放走一个反贼！”韩山童大惊，喝道：“是谁走了风声？誓必追杀！”刘福通道：“我们中必有内贼，不在院外，就是院中！”韩山童咬牙说：“畜生坏我大事！若查找出来千刀万剐！我且去前门外周旋，你等拿着兵器从后院杀出去！”刘福通双手横开，挡住韩山童道：“先生万不可出去，请一同从后院逃，杀出一条路来！”韩山童道：“官军恁多，前后都是，如何厮杀得过？”头领们商量未毕，县尹让弓箭手将火箭射入庄内，庄院内堆放着许多稻草，一时刮刮杂杂地烧起来，院内立即大乱。刘福通道：“大家休要慌张！都跟着我从后院杀出去！”他提着朴刀，呼喝着杜遵道、罗文素等人，领着数百名教徒冲出后院门；关铎和刘二挥着大刀，与十几名土兵^①打杀起来，一连劈翻数人。盛文郁、王显忠护着韩山童，跟在刘福通等人后面，韩咬儿则与数百庄客一面扑火，一面令人抬木桩顶住前门。

韩山童忽想起玉印未及捎上，大叫一声：“啊呀，不好！”正要去取，盛文郁道：“先生，事情急迫，来不及了！”韩山童道：“万万不可，那东西比性命要紧！”盛文郁拦不住，韩山童跑向白莲书斋；盛文郁与王显忠带着几十人追去，此时官兵已破庄门，冲了进来，箭如飞蝗，射杀许多庄客和教徒。刘福通等人在后院门外砍死十几名官兵，杀出一条路。杜遵道、罗文素、关铎、刘二领着人守着后院，呼喝大家快快出去。韩山童之妻杨氏带着细软，紧抱着两岁的儿子韩林儿，在几名庄客送护下出了后门，趁夜逃入武安山^②中。王显忠混战时被乱箭射中，倒地不起，被火烧成一具焦炭。韩山童一路奔窜，被那县尹认出，领着一队人追上来；紧跟而来

① 土兵：地方政府招募维护治安的兵。

② 武安山：在河北省永年县境内。

的盛文郁为官兵挡住，自思不敌，慌忙从后院出逃。韩咬儿与数百教徒被官兵冲散，趁着浓烟翻墙逃走了。

韩山童跑到书斋，翻出金块银锭等物，满满地塞在怀中，又提了玉印，正要出门，听见门外有人大叫：“贼首韩山童就在里面！休要让他走了！”县尹令士兵进屋内搜。韩山童四顾无处可逃，只得爬到黄花梨架子床下，紧贴着青砖地面，浑身哆嗦，几块金银如告密一般从领口蹦出，滚到床外。士兵们将他从床下拖出来，用一条粗麻绳捆了，活像一只裹着锦绸的人肉粽子，送到县城大牢。达鲁花赤怕教徒们前来劫狱，次日，将韩山童槛至闹市，以谋反之罪斩首，请他提前去享受西方极乐世界，那座富赡的白鹿庄烧成一堆瓦砾。

刘福通、杜遵道、盛文郁、韩咬儿、关铎、潘诚等人会齐了，率着两百余众向南逃了几百里，在砀山山村里一户白莲教人的家中歇下来，此处僻远，暂得安身。这家人不过几间破屋，勉强挤着住十几个人，其他人只能睡在屋檐下的稻草上。山村夜间一团漆黑，只有这间堂屋里一盏松油灯亮着，乱山之中，依稀如一点萤光。

众人围在一张破旧的桌前，刘福通知道大家都有些猜疑，说道：“事情已经败露了，若不立即举事，再被内贼首告，人人都得受一剐。”盛文郁盯着他问：“谁是内贼？”刘福通看了看众人，眼神诡异，问道：“莫不是在我们中间？”他的话一出口，几个首领相互看了看，手都按在腰刀上。刘二拔出尖刀，拍在桌面，说道：“我若找出他来，定要将他挖心摘肝，祭奠韩先生。”众人都发毒誓，说忠心向着韩先生，如有异心早晚死于非命。杜遵道说：“我们不要胡乱猜忌，乱了兄弟们的情分。请诸位先生查一查，哪位先生管领的师傅未曾来。”刘福通道：“我手下共有九位师傅，都跟我来到这里，一个未少。”杜遵道说：“我的五个师傅也跟着来了，却不知明王派了十几名师傅和一百一十名徒弟到永年县城去，如今都在哪里。”刘福通吃惊道：“莫不是有人趁便在县城告发？当速速核实他们的行踪。”关铎插话说：“是呵，如果有人走漏机密，一定是去县城的人。”罗文素说：“关先生说得有理。当日韩先生在时，刘先生坐第二把交椅，如今当请刘先生安排大事。”刘福通谦让道：“我如何做得头领。”他弟弟刘六急了，说道：“都甚时候了，哥哥还谦让做甚！”盛文郁、罗文素、韩咬儿、刘六、毛贵、刘二都请刘福通暂代教主之职。刘福通说：“你们推举我做教主，我便要安排四件事，不知使得不。”众人都说教中不可一日无主，请先生下令。刘福通掰着手指吩咐道：“一是派几个心腹人去寻找韩先生的妻儿。二是差人去各地召集白莲教众，南面的五月十日前在颍州城外聚集，以杜遵道、潘诚、刘二为一队；在下与盛文郁、韩咬儿等为一队，与北面的人五月十日前在巩县聚集；关铎、毛贵都是山东人，则领着人去山东，与王士诚为一队。三是请罗文素去邳州见芝麻李，去罗田见徐寿辉、彭和尚等人，还去拜会各地山寨头领。四是要请一个秀才拟一份韩先生的诏书，发布天下。可惜这穷山村里没有一个有文墨的人，好文章有钱买不着啊。”